

也经常会给他起一个外号，有研究者粗略统计过，苏轼一个人就有差不多七十个称谓。苏轼，因为他太有名了，不只是宋朝人，就是后人

2020.12.29

星期二

编辑 白琳

美编 任兰君

16

深读唐宋八大家

05

古今『外号』谁最多 众人齐指苏东坡

常山赵子龙放在唐朝，应该称其为赵常山，就像韩愈的韩昌黎（郡望），柳宗元的柳河东（籍贯）。要是在宋朝，估计就应该是赵一身是胆或者赵长坂坡了。此处参见欧阳修的醉翁和苏轼的苏东坡。

不过，宋朝士大夫轻视武夫，不是什么文化人的赵云不管他长得帅不帅，他的外号很可能只是叫做赵大枪。宋朝的史料中，使铁铜的就叫张铁铜（张玉），而更多的是郑大刀、刘大刀等，连完整的名字都没留下。

而文人士大夫，那外号可就多了，外号不算是什么贬义，包含了别号、自称、绰号等等。尤其是苏轼，他太有名了，不只是宋朝人，就是后人也经常给他起一个外号，有研究者粗略统计过，苏轼一个人就有差不多七十个称谓。

唐宋文人“外号”很多由作品而来

和李白杜甫等一个时代乃至后来的诗家们都挺无奈的，因为诗仙诗圣连诗鬼都有了，甚至还有“诗天子”，所以关于褒美的文人雅号只能另辟蹊径。既然夸不了那么神圣高大上的，就从夸其作品这小处着手吧。

“长笛一声人倚楼”，作者赵嘏就被称为“赵倚楼”。

郑谷则因为一首《鹧鸪》而成了“郑鹧鸪”。韦庄有名作《秦妇吟》，所以被称为韦秦妇？不是，是“秦妇吟秀才”，感觉作品比人有名似的。

唐朝有雅号总结了文人的诗作特点的。比如“许浑千首湿”。就因为他的诗中多写水。

而初唐四杰中，一篇檄文让武则天头痛的骆宾王，因为他的文中特别喜欢用数字表达，所以被称为“算博士”。

另一位杨炯，这个雅号就不太雅，“点鬼簿”，意思是说他的诗里，总用一堆死去的古人名作排比句。

乾隆这个十全老人能写诗吧，估计比不上唐朝末期的诗人王仁裕，王诗人写诗写了一万首，人称“诗窑”，就是诗歌也能批量生产的意思。

通常来说，唐宋文人还是愿意别人用自家的得意诗作来雅称自己的。

张先的词《一丛花》中有：“沉恨细思，不如桃李，犹解嫁东风。”欧阳修非常喜爱，当张先登门造访时，欧阳修就称他为“桃李嫁东风郎中”（当时张的官职为郎中）。

苏东坡给弟子秦观起外号“山抹微云君”，出自秦观的“山抹微云，天连衰草”。

秦观的女婿叫范元实，一次酒宴上，有人问他能解曲不，范元实颇为骄傲地回答：我是山抹微云君的女婿，你说我能不会吗。

再看宋朝其他名作。“试问闲愁都几许？”一首青玉案成就了贺铸贺梅子。

“只寄得相思一点。”张炎作《孤雁》词被称为“张孤雁”。

无独有偶，鲍当作《孤雁》诗，就成了“鲍孤雁”。

而张炎还有“回首池塘青欲遍，绝似梦中芳草。”词咏春水，又得名“张春水”。

大宋朝还有位“红杏尚书”——宋祁。“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”就是他的名作，所以被冠以红杏之名。

六大家的“外号”都有啥？

宋祁曾与欧阳修合著《新唐书》，有人说“红杏尚书”就是欧阳修送给他的。欧阳修起的名都挺怪，自己不到四十，就自称“醉翁”，送给写下范仲淹一个外号是“穷塞主”，其理由是：“范文正公守边日，作《渔家傲》乐歌数阕，皆以‘塞下秋来’为首句，颇述边镇之劳苦。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。”

欧阳修的别称比较单调，醉翁之外就是他另一自号“六一居士”，别人因此尊称他为



苏轼画像。

“六一老”或“六一翁”。

和欧阳修岁数差不多不少的苏洵，《三字经》里称他“苏老泉”。不过，和苏轼时代最近的叶梦得早就说了，苏东坡晚年自号老泉山人。所以还是“老苏”算是苏洵的专用别称了。

苏辙的话，肯定是“子由”了。宠弟狂魔苏轼笔下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“子由”，也就是苏辙的字。

曾巩确实是八大家里比较透明的，算得上别名的就是“曾南丰”了，和柳宗元被称为“柳河东”一样，南丰是曾巩老家。

王安石的别称和他的政治立场有关。“天变不足畏、人言不足恤、祖宗不足法”是为“三不足”，王安石也被称为“三不足相公”。不过这三不足是他的政敌总结的，王安石自己不承认说过。

还有个“拗相公”也是说王安石锐意变法，时有独断专行，固执己见。

王安石还有个自号就是“半山”。

古代文人在名和字之外常有“号”。赵匡胤也有个号，叫“铁衣士”，大概是表扬自己一条齐眉棍打下四十军州。宋徽宗则自号“教主道君皇帝”，结果这位有道明君被金人带去“北狩”了。

宋徽宗还曾下旨从文化上消灭已死二年的苏轼，“天下碑碣榜额，系东坡书撰者，并一例除毁。”

不过，外号就有七十来个的苏轼身后名岂是一个亡国皇帝能毁掉的。

苏轼的别号你知道有多少？

因为数量众多且五花八门，所以从苏轼的这些称谓可以看成古代文人别号的来源的分类汇总。

古代文人的称谓主要有名、字、号、斋、排行等几大类型。古人的字、号、斋，是所有人都可以直呼的，只不过晚辈们，往往会加上“公”“翁”等，表示对其的尊重。

首先看自称也就是号。苏轼自号东坡居士，是因为仰慕白居易，所以也将自己在黄州种的地命名为白居易诗中的东坡。也就有了他自称过的东坡老、东坡病叟、东坡翁。而东坡旁筑玉堂，他又自号“玉堂仙”。

苏轼儒释道都有涉及，所以又曾自号铁冠道人和戒和尚。从海南岛被赦免后，苏轼被任命管理成都玉局观，他就又自称“玉局老”。

因为老家是四川眉山，他也曾自号“眉阳居士”，而苏氏祖坟旁有一老翁泉，所以他又自号“老泉山人”。

再者就是古人常常以姓加上籍贯或任官地为别称。

因为老家是眉山，所以苏轼被称为“眉山公”“苏眉州”和“苏眉阳”。

而根据他的任官地，就有“苏杭州”“苏徐州”等等了。就连他被贬之地，也成了他的称谓，如“苏黄州”“苏儋州”。

还有就是加官职也是别称的一种，比如“苏太史”“苏礼部”等，比较有特点的是“苏贤良”，这个不是说他品行。而是苏轼曾应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。此科非常难考取，北宋直到苏轼时，考人优等的，也不过两人。

再有的就是朋友们给他起的绰号和后人们对他的尊称了。

这就包括长帽翁、秃鬓翁、白发兄、笠履翁、苏大胡子等。“长帽翁”是因他喜欢戴高高的长帽。“笠履翁”，则是因为他喜欢戴斗笠、登木屐、执手杖。

晚辈后人尊称则有“坡仙”“苏仙”“苏公”“坡公”或“坡老”等。

其他的还有狂副使、老农夫、雪浪翁、苏端明、西湖长、白发兄、香案吏、思无邪斋、德有邻室、毗陵先生、髯苏、髯公、髯翁、文星、奎宿、妙喜老人等。

当然更高档的是“诗神”“词圣”，而最正式的尊称就是带上苏轼的谥号了，也就是称其苏文忠公。

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外号都是苏轼起的

文忠这个仅次于“文”和“文正”的文臣谥号是南宋高宗给苏轼的，而在苏轼活着的时候，虽然文学上被皇帝们喜爱，但是却一直没给他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，甚至为了苦其心志，越贬越远。

当然这与苏轼在政见上不肯与任何人妥协有关。像曾巩那样不妥协也不吭声也没关系，苏轼却是深得韩愈“不平则鸣”的真传，看不顺眼就要表态。

就说起外号这事，司马光和王安石代表旧党新党争得热火朝天的。司马光说王安石是“拗相公”。本是旧党阵营的苏轼就说司马光你也差不多，就是一壘“司马牛”。转过头又给王安石起外号——“三不足”。

等旧党获胜了，苏轼又给司马光起了个外号——“鳖厮踢”，鳖就是甲鱼，遇到事就知道往泥里钻，而钻的时候腿总是小腿乱踢，苏轼的意思就是说司马光固执得可笑。

苏轼和朋友在一起更是火力全开。有个研究历史的叫刘贡父，因为生病，眉毛快掉光了，而且鼻梁也断了。喝喝酒苏轼就引用了刘邦的大风歌来说刘贡父，“大风起兮眉飞扬，安得壮士兮守鼻梁”，刘贡父此后就有外号“刘眉飞扬”。

河东狮子也是苏轼这传出来的，就为了笑话他朋友陈季常是个“妻管严”。说他媳妇一喊，陈季常拐棍都拿不住了。

对自己家人，苏轼也不客气，他叫他二儿子“长头儿”。就是脸长，当然这个该是遗传吧。

呵呵。一笑。

此处非敷衍，而是苏轼书信中挺喜欢写“呵呵”的。

在写了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那首《江城子》后，苏轼给朋友写信，“近却颇作小词，虽无柳七郎风味，亦自是一家。呵呵。”

傲娇之气跃然纸上，令人不禁莞尔。“今天教你做一道汤，做好后喊你媳妇一起吃，呵呵”。

“我只要睡舒服了，写东西那才叫顺溜，呵呵”。

不知道称他“苏呵呵”会不会被他的粉丝打死。

林语堂曾说：“一提到苏东坡，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，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。”

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李振村